書類
贊類

古文真寶後集卷十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後集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此抑而行

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

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翰。轉得婉曲。可法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童。辭太直。兩句救得好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

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句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句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句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句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句○連下五箇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句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十三字句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又連下三箇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如狂

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九句。頓挫波瀾。絕妙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己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愈恐

懼再拜

報燕惠王書　樂毅。本魏人。燕昭王屈身下士。毅臣事之。昭王子。惠王立。與毅有隙。毅西降趙。後惠王悔之。使人語毅。乃報以書而謝之。　樂毅

臣不佞。毅自稱不佞　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迂云不敢斥言惠王。故托之侍御者　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

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迂齋云 毅緣此。所以歸燕 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迂齋云 毅緣此。所以仕燕也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兩山云 此下。敘所以事昭王之由 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毅云 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

於甲兵習於攻戰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同昭王盡河北之地皆舉兵而此於濟西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齊湣王逃歸于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齊國器用皆陳設於燕臺

寧臺。臺名大呂列于元英。大呂列布於燕之宮。元英。宮名故鼎反乎磨室。燕之舊鼎復歸于磨室〔國〕山云磨室。當作歷室也薊丘之植。燕國薊丘生植之物植於汶篁。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霸以來。自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迂云此毅之所以事昭王之心。緣此所以受封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迂云此以下。轉歸燕惠王身上若先王

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謹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王。名闔閭。納子胥之諫而楚王遠迹至郢。後說楚昭王亡出至郢夫差弗是也。夫差。闔閭之子。不以子胥之言為是賜之鴟夷浮之江。子胥諫夫差。不聽。殺子胥。盛以鴟夷而浮之江流中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

化。西山云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屈也。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西山曰此結一篇之意。安燕王之心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與韓荊州書

韓朝宗。玄宗時人。爲荊州刺史。李白與此書。膾炙人口。學者不

可不讀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 魯世家 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後李膺傳 人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 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

【史】秦邯鄲戰。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門下文武備者二十人。止得十九人。門下有毛遂者。自薦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平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於殿上。歸。以為上客

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

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以上。皆頌德自薦之辭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

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青萍。結綠。皆劒名幸推下流。大開奬飾。惟君侯圖之

答陳商書

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竽。然君子之所守。不循時而爲之遷就

韓退之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

齊王好竽【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立三百人之中。以包食祿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前律歷志】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謝云】譬喻學孟子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

不工於求齊也。謝云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利祿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文婉曲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爲人求薦書

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顧。便增聲價。比喻人才遇知己者之賞識便至入用。起以木與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見櫟杜樹。其大蔽牛。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弟子先詰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邪。曰。勿言之。此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桂。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伯樂事見雜說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

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日有騖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代。不說。見。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之耳

答張籍書 韓退之

【東萊曰】此篇節奏嚴絜。鋪敘回護分明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練語。此句便有意。下得好]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重說]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故所辭讓。[遣語好。即重明輕]○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轉換]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避就尚互]○下及公卿輔相。[融化]吾豈敢昌言排之

哉。藏入主意擇其可語者誨之。舉輕明重猶時與吾悖。其聲譊
譊若遂成其書。轉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
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其中有宜復者至此。是即輕明重。段數鋪
敘不雜書於吾何有。結佳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子
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文勢自然猶
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
郉。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作文佳。下字好。長短有力賴其徒相
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繳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應

其存也可冀乎。結好 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抑 其植根固。其流波漫。語健下字好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雄。亦未久也。文勢○鋪敘極有間架 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轉 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含警策意 故余所以不敢也。生下意 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轉○意不露而接 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

今而行乎後者也。言著書之意 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舍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田丞相書。亦同。承襲孟子 ○ 其行道。其爲書。其化

蘇文

今。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一篇警策處 吾子其何遽戚於吾所爲哉。結有力 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此是餘意 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

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學孟子以道自任○下得好處

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使事率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

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用事中閒架

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上秦皇帝書

李斯。楚人也。西說秦。拜為客卿。大臣建言諸客西來者皆為其

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之。斯乃上書。始皇始悟。除逐客之令。而復斯官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斯聞秦之官吏。議逐外國之人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昔秦繆公求賢士西取田余於戎。田余。西戎人。来降秦東得百里奚於宛。百里奚晉人。入秦。後亡秦走宛。繆公贖歸迎蹇叔於宋。厚幣迎蹇叔於宋来邳豹公孫支於晉。邳豹。公孫支。皆晉人。繆公能招来之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孝公用公孫鞅以變法。鞅。封商君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

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惠王。信任張儀之策拔三川之地。張儀收韓。宜陽降。三川。韓國界西幷巴蜀。張儀西伐蜀北收上郡。北取上郡之地南取漢中。南幷漢中包九夷。幷九夷之地制鄢郢。制馭楚鄢郢二邑東據成皐之險。東據成都險要之處割膏腴之壤。割膏腴之沃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初。燕趙韓魏齊楚。六國約從以制秦。張儀以游說而散其從。使六國皆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昭王得魏人范雎廢穰侯。逐華陽。穰侯。魏冉也。秦廢之。華陽。君戎也。秦逐之彊公室。杜私門。強大公室。

杜塞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求隋和之寶。求寶於隋和之璞垂明月之珠。珠取於江南。光如明月服太阿之劒。佩服楚國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跨纖南之良馬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樹立鼉皮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必須秦地之所出者。才可用則是夜光之璧不

飭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宮。駿良駃騠不實外廐。良馬不充實於馬廐之間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飾之于簪上傅璣之珥。以傅璣綴於耳環也阿縞之衣。齊國東阿縣之繒帛爲衣錦繡之飾。錦繡爲緣飾不進於前。已上數物。非秦所有。不至于王前矣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趙國之美女。不侍於君側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夫擊水瓶。叩瓦缶。彈箏擊髀。腿也而歌呼嗚嗚快耳目

者。真秦之聲也。嗚嗚然而歌。聳人觀聽者。真是秦國音樂鄭衛桑間。鄭衛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韶虞象武者。韶虞。舜樂。象武。周樂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取其快心意於吾前娛耳目之視聽而已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辭土壤。故能成

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削迹不入秦國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所謂遺寇以兵甲。資盜賊以糧食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物雖不生於秦地。而可寶玩者甚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減損百姓以資助仇國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

逐客以自盡其國。外則結怨於諸侯求其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贊類

四皓贊

張良傳 高祖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謀張良計。良謂太子誠能卑辭安車。迎以為客。亦一助也。及四人至。從太子。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上曰。吾求公、逃避我。今何從吾子遊。四人曰。陛下輕士。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故臣等來。上曰。煩調護太子。上召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竟不易太子者。四人之力也

梁肅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三皇之道。巢父許由有道。可以佐之。則其道為尤大者。而

俯視帝者之治。已爲小矣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此隱於崆峒箕山之中者。所以長揖而謝軒轅黃帝之後帝堯之遜位者也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有盛德。宜輔三王。而偶生於霸圖迭興之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漢世也。此四皓所以久晦迹於山林。而暫爾明揚於漢氏之初興也噫。周道絕而王澤涸。秦短世而漢雜興。六合披攘。東西南北。四方之中。皆披分而剖裂。攘奪而矯僞。紛紛擾擾如也兵不暇戢。藏戢則四公軒軒然。于時四公軒軒。高出于戰塵之外鴻飛于冥。如鴻高飛於冥漠之表。不肯依就也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蔑嫡崇庶謀。苟如高祖私戚夫人之廢滅呂后正嫡之太

子爲惠帝者。而崇尚庶子趙王如意焉。是天下之本。搖動矣則亂是用長則國家之亂萌。自是而漸長也而公僂然俯定儲后。僂者。尫羸傴僂。老者之狀也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己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人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四公體之故曰時。時合道合時塞道塞生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贊曰。秦失其鹿。史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謂秦失天下。猶失鹿也豪傑並逐。漢龍未興。楚虎未羆。而隴上之鴻先飛。一時豪傑紛起。並圖逐秦。秦之失。猶一鹿在野。百人逐之。未知鹿死誰手也鸞鳳何依。弔屈原賦曰鸞

鳳伏竄兮。喻賢人君子之隱也。當是時。四皓猶鸞鳳之高舉。亦何以依乎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以劍起。吾誰與歸。棲心化元。吾方棲息此心於大化一元之真氣澹泊無為。禮物雖至。高祖常以禮聘之。雖束帛之禮備至先生默而。先生不出。默而不應惟彼貞石。惟四公所守者正。介然如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戈者何思。鴻飛冥冥

王定國真贊　蘇子瞻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凛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

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也。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李端叔真贊　東坡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鬚髯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腦腹之撅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漠然其無語。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於龍眠矣。嗚呼。其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玉在璞而未琢成其器。則其天

者全。及其既琢而成器。則天者爲人所役矣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

乎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其利澤及人者也。天澤之全。不可私矣抑。將游戲此世

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用則爲人所役。藏則無益於人。端叔之爲人。將游戲斯世。不抱不役而時用時藏。間出於兩者之間也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終　後集